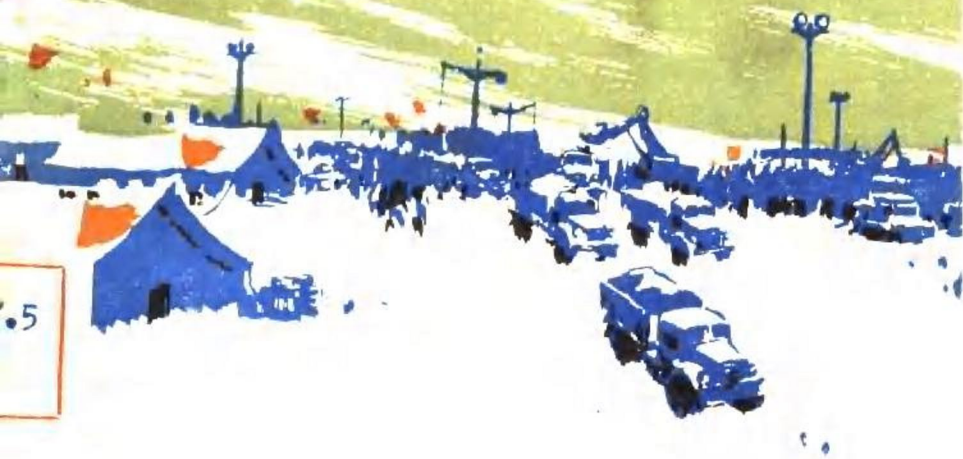


出钢的地方

CHUGANGDEDIFANG

李 汀



出钢的地方

李汀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83千 插页: 2

1982年1月第一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统一书号: 10089·216 每册: 0.65元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以包钢初建时期艰苦创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惊心动魄的施工场面的描绘，深刻反映了我国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艰苦奋斗的大无畏精神，塑造了老一辈革命者的英雄形象。

故事生动曲折，人物栩栩如生，生活气息浓郁，展现了内蒙古草原的特有风光。

目 次

第 一 章	第一批开拓者	(1)
第 二 章	塞外古城	(17)
第 三 章	春天在人们心里	(31)
第 四 章	一泓苦水	(53)
第 五 章	这里,水比金子还贵	(65)
第 六 章	遇难逢知己	(75)
第 七 章	一块砖的份量	(91)
第 八 章	这里是冰雪的世界	(102)
第 九 章	爱情并非万灵药	(119)
第 十 章	雪里送炭	(134)
第十一章	泉水淙淙路遥遥	(149)
第十二章	路,是没有尽头的	(160)
第十三章	众志成城	(178)

第十四章	在曲折中前进	(189)
第十五章	年轻人的志向	(199)
第十六章	战洪图	(212)
第十七章	开拓者的性格	(225)
第十八章	在生死考验面前	(239)
第十九章	大合唱中的小插曲	(248)
第二十章	拉开战黄河的序幕	(254)

第一章

第一批开拓者

冬天，塞外古城的气候还象孩儿脸，一会儿阴，一会儿晴。方才，天空蓝得象透明的宝石，一刹那，从西北方向刮过来一股大风，搅起漫天大风沙，彤云密布，粗大的尘柱，黑黄黑黄的，把巍巍青山、滔滔黄河，茫茫沙海全遮掩住了，整个城市通天盖地的成了一色。市委书记兼红泉钢铁公司党委书记邹向群，不顾风吹面，不怕沙打脸，象静穆的岩石站在风沙中，向着东方伫立眺望。随着尖厉的风声，一个黑影带着呼呼响声向邹向群大步走来。还没等他辨认清楚，一个铁塔似的黑汉子挽住他的胳膊，粗喉咙大嗓门地说：

“邹书记，接站的人全都躲风沙去了，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跟我走。”

寒风嘶叫，沙尘漫天。邹书记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有意地一动不动。忽然，一双热呼呼的大手拉住来人陈钢，两人靠得很近，彼此跳动的心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陈钢心里象卧着一头麋鹿惴惴不安，一股冷风钻进他的胸膛，使他更加感到郁闷、不快，怒怦怦地说：

“这个鬼地方，除了风沙，还有啥？不知谁的主意，在这鬼地方建钢厂？”

邹书记还是豆气不吭，两只眼睛把陈钢从头至尾打量了

一遍。个子还是那样高大、结实，走起一路风，站下半堵墙，宽厚的胸膛比普通人宽一个拳头，胳膊上的肌肉硬得一个疙瘩联着一个疙瘩，整个臂膊就象条老槐树根。可是黝黑色的脸膛上跟往日有些异样：两颊消瘦，眼窝深陷，黑里透红的脸膛没一点笑模样，特别是他的眼神，显得疲惫和烦躁。邹书记在陈钢脸上洞察到一种扑捉不住的暗影，心里一动，用手轻轻撞了一下陈钢的肋骨，说：

“你是腰杆子上拴铜锣，走到哪儿响到哪儿的角色，怎么也眼眉拧辫子，嘴角起疙瘩呢？”

“困难多，愁人呗。”

“光发愁也不行，得想办法。”邹书记从容不迫地说。

“我现在一心想看看王老石，按按他的肩膀到底有多宽多厚，能挑多少份量？这里实际困难可比我来时想的多得多，要路没路，要水没水，他要挑的担子可不轻呵。”

邹向群古铜色脸颊上的皱纹往一块儿聚拢，两个拳头放在衣袋里，一会儿攥紧，一会儿松开，默默无声地看着陈钢。陈钢脸上每一个表情，都象一根根锋利的针尖，扎到他的皮肉上，陈钢提出的每个问题，都象一把把重锤敲在他心上。他心里有事，脸不挂相，依然自得地和陈钢聊天说地。

陈钢看邹向群的脸上没有难色，仿佛他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刻在邹书记脸上了。他捋起衣袖，擦擦脸上的灰尘，叫眼睛无遮挡地看着邹书记问：

“邹书记，明言一句，你为啥指名道姓地叫王老石打头阵？他行吗？”

邹向群用眼睛瞟着陈钢，认真而严肃地问：“王老石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

“邹书记，咱们俩不隔心：王老石担任开辟基地的总支书记能成不？能！我割了肋骨当鼓槌，掏出五脏六腑当锣钹，敲锣打鼓地帮助他。不成，息鼓收兵，免得高山打鼓——声震天外。”

“凭你这几句话，我看也行。”

“真的？”

“王老石挑不起来，陈钢顶着挑嘛。”

“邹书记，火烧眉毛，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我看也是笑在脸上，苦在心里。”

“不是玩笑，一个好汉，三个帮手。有你这样实心实意帮助领导的人，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能干啥？领导派我打前站，连个住处都找不下，还得劳动你‘金身大驾’。”

“这是我份内的事嘛。”

邹向群两只眼不断地打量着陈钢，思索着问题。陈钢是个粗人，根本不注意邹书记脸上细微的变化，一个劲地问：

“邹书记，你知道我的性子，务事就喜欢穿钉鞋走泥路——讲究实踩（在）哪。王老石到底行不行？”

“陈钢，是雄鹰就不能老伏在窝里头，是蛟龙就不能老潜在水里。王老石他行。”

邹向群对王老石了如指掌。当初，邹向群穿着军装走进鞍钢，前方要钢，后方要铁，东歪西扭的高炉一滴铁水也不滴，宽大的厂房挂满了蜘蛛网，一块钢材也不生产。敌人笑骂我们守着高炉只能种高粱。帝国主义封锁我们，妄想阻止中国革命的进程。是谁战胜了敌人，扶正高炉，创造了人间奇迹？是谁在滴水成冰的寒冬潜入水底，焊死管道裂缝，堵

住漏水，保住鞍钢生产呢？是王老石和他那些硬骨头战友。这样一位不怕困难盖顶的英雄好汉，担任开辟钢铁基地的指挥员，怎么不行？

陈钢听邹书记讲得头头是道，心里仍然犯嘀咕。他和王老石是师兄弟，在伪满小鼻子统治鞍钢的时候，他们俩跟一位师傅学铆焊匠，一盘炉五个人，焊钉，烧钉，顶钉，铲边，分工极为严格，一道工序出了差错，一盘炉都垮了。陈钢担任烧钉和甩钉，这个活一天坐在地下，“呼嘎呼嘎”拉风箱，喷出的火苗有二尺多长，劳动场地就象火焰山，烧得他站不住脚，蹲着弯得腿生疼，心里憋气，就拿活计出气。可是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他站起来活动几下腿脚，站在房梁顶上的人就直开嗓子喊，无奈，摔下披在肩膀上的破布衫，一屁股坐在上面，心里越发不愿意干这份活，一手拉风箱，一手攥泥团，看样子，他是要把它捏得粉碎，才能舒出心里的闷气。

“怎么，嘴唇翘得能挂一个油瓶，心里不痛快吗？”有人在陈钢肩膀上拍了一下。

“啊，蒋把头。”陈钢扭头一看是大把头蒋科。这个家伙，过去对工人只会抡大棒，今天怎么突然和善起来？陈钢心里划魂，嘴上不好明问。

“怎么？”蒋科舒展一下眉毛，双手扶住陈钢的肩膀，说：“这个活不舒心，可以换换嘛。凭你这个块头和一身力气，干啥还不吃碗饭。铆工匠干久了，瞪着眼睛当聋子，多憋扭啊。”

陈钢看蒋科开口了，双手捏在一起，稍抬起头，看了看蒋科问：“能换吗？那感情好了。一天干下来，两条膀子酸溜溜的。这还不说，一个身子陷在这，连窝都动弹不了。”

“换换地方嘛。”

陈钢犹豫了。他抬头望望脚手架上的师傅和师兄弟，正想回绝蒋科，蒋科又甩出一个食饵，说：

“每个人都为一家老小奔饭碗子，有挣大钱的地方为啥不去？再说，开汽车不比扔铆钉强百倍？”

“开汽车？”

“老板家有一台跑买卖的汽车，眼下缺装卸工。你先扛几天大包，然后上车，多美。”

陈钢的心被蒋科说活了，点头答应了。晚上下工，他跟师傅说：“我性子急，吃不了这碗饭，我想上大掌柜家里跟车去。”

他师傅知道蒋科这样干的用心，就是想拆他的台。他们自己打小股子，挣的钱和蒋科三七开。蒋科嫌分的少，想方设法想拆掉他师傅这盘炉，完全纳入他的管辖之下。所以，不遗余力地纵容陈钢离开师傅。陈钢不知这是计，便一口答应了。王老石容忍不了，一蹦三尺高，想去找蒋科讲理，师傅硬是把他拉住了。师傅对陈钢没说一句埋怨话。临走时，嘱咐一句：“山场大了，什么鸟兽都有，千万睁开眼睛交人呵。”

陈钢离开师傅和王老石，先当了两年装卸工。他把自己挣来的钱除了添满肚子，余下的钱全部给司机师傅买酒喝了。悄悄地跟师傅学会了开车。就这样“半路出家”当了司机。解放后，还学会了开吊车。陈钢不光和王老石有这样一层关系，还因为他是个直性子人。

陈钢是个开口见肠的人物，一盆火性，从不肯把半句应该说的话压在舌下。饱经沧桑，也没学会掩饰自己的好恶，

看见背理的事就要管；对公有利的事拼命也干，有时顽童一般戏耍，有时象发怒的老虎一样暴躁。近些天，钢铁公司党委派王老石担任红钢工地第一任总支书记，承担开辟工作，众说纷云。他手掌上的茧花象戥子似的称量着王老石身上的重量。他想王老石一锤抡走样，满打满算扭腰伤筋，个人受点痛苦；一笔下错，就误国害民哪。我们国家工业基础薄弱，钢铁生产能力有限，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行的，那一样东西不是用钢铁制做的。可是帝国主义国家起劲地封锁我们，几千种东西列在禁运的货单上。就是定型零件都封锁，钢铁就更封锁了。一套炼钢设备高出国际市场价格的几倍，同时还提出许多苛刻的附加条件。我们能蒙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剥削吗？不能。那么我们所需要的钢铁到那儿去弄呢？只有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建设钢铁基地，生产国家急需的钢铁。红泉钢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建成之后，将对国家建设起重大作用。这样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将如何完成？同心同德地干呗。他自愿报名到红泉来打前站，头一脚就没踢好，人来了，没有住的地方。后两脚就更难踢了。红泉这个地方穷透了。一片广漠的黄沙地，没有树，没有花；只有低矮的随风摇曳的芨芨草，寂寞的驼铃。再加上遮天蔽日的风暴，红泉恰似茫茫沙海中的孤岛。而今，虽然建起了机械厂、发电厂，城市建设还很落后。工地一百多人想找个集中住处都没有。在这样工业基础薄弱的地方建设钢厂困难将有多大，不用说谁都知道。偌大一个钢铁公司，从施工准备工作的水、路、电，到星罗棋布的厂房，建设起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该怎么办呢？陈钢想得越多心里顾虑越大，挣脱开手，看看表，有些急躁地

说：

“火车怎么还不进站？急死人喽！”

“咳，别急嘛。等人钓鱼坐牛车，都是叫人着急又急不得的事。”

两人说着话，风停了。火车的汽笛鸣着“哐——呜——呜”的响声开来了。笔直的钢轨象两条粗壮的胳膊，把施转的车轮托进了红泉车站。挂在每节车箱上油黑发亮的铁牌子在熠熠阳光下闪闪发亮。“北京——红泉”金灿灿四个大字把祖国的心脏和边疆未来的钢铁基地紧紧地连结起来了，又一个伟大的建设事业开始了。

王老石穿着白茬皮袄站在车门前，微风一吹，头上戴的狗皮帽子呼扇呼扇直摆，长期被烟火熏腾和汗水渍浸的脸膛浮起一层健康的黑色光泽，条条饱经风霜的皱纹象刀刻剪裁的一样，棱角分明。两道浓黑的剑眉和炯炯发光的眼睛非常对衬，额头豁亮高耸，显出一派刚毅、坚定、顽强的气势。墩墩实实的身子往车门口一站，俨然一位堂堂武士。他看见红泉车站，心象潮水一样汹涌澎湃，一道喜悦的笑容从嘴角上绽漾开来。他刚想下车，车还没有站稳，陈钢跑过来了。穿在身上的白楂皮袄，被风一吹，象张开的帆鼓澎澎的。锁紧的眉毛还没有松开，睁着眼睛跟火车跑。王老石看见陈钢来了，高兴地喊道：“陈钢！”

“老石哥，邹书记来接你们来了！”

王老石看见邹书记那张熟悉的面孔，眼里象有什么东西在滚动。习惯吼雷闪电，人嘶马叫的王老石竟然说不出话来。憋闷半天，冒出一句不咸不淡的话：

“你工作那么忙，还来接我们干啥？”

“几年不见喽，我怎么能不来呢？你比我离开鞍钢时瘦了。”

“瘦点怕什么，有骨头就能长肉。”

紧接着，车厢里的人陆续走下来。龚总工程师脚往地上一迈，就被邹书记搀扶住了。随手接过龚学师手里拿着的小木箱子，里边沉甸甸的，有些不解地问：

“龚总，小箱子里装的是什麼，这么沉？”

“肥皂。”

“你带这么多肥皂干什么？”陈钢有些惊奇地问。

“我是准备来流大汗的。”

邹书记听见龚学师这铮铮有响的声音，刚才萦回在心的不安一扫而光。千百次血染军衣的戎马生活，使邹向群锻炼得稳重老练，战争烽火中的政治工作，使邹向群磨炼出一副能看透人心的眼睛。一瞬间，王老石、龚学师和周围人的情感变化他都看见了；喜上眉梢、乐从心起，笑逐颜开地看着一张张熟悉面影。可是就没有看见龚总工程师的女儿龚提文，顺口问道：

“龚总，提文没来？”

“来了。”龚提文从车厢里走下来，一面走一面回答邹书记的问话。这是位举止端庄，落落大方的美丽姑娘。鹅蛋形的面颊上，嵌着一双秀媚大眼，象一泓秋水，清澈见底；长长睫毛，风起波动，好似长茎草儿，闪抖着睿智。她步履轻盈，款款地走到邹书记跟前，热情洋溢地说：

“邹书记，我来了。”

“不光她来了，把她对象李成英也带来了。”

龚提文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她攥起拳头朝着揭她老底

的小青年牟维成就是一拳，一面打，一面抱怨地说：

“小调皮鬼！用你多嘴多舌，你那个该死的舌头，早晚叫你自己手中的焊枪割下来。”

“小龚，你别脸红。情深恭敬少，知己笑谈多。深山猛虎容易扑，众人的嘴头不好堵。你们俩既然下决心等出钢才结婚，还怕别人说啥？这不是难堪事呀！”

龚提文看牟维成的话越说越多，两只拳头就捣蒜似地猛抡不止。打得牟维成受不了啦，他抽手就往人群里跑，龚提文紧追不放。

龚提文是龚学师心爱的独生女儿，一生下来，老工程师就希望她能“提文弄武”，特意给她起了个“提文”这个名字。提文生得身材单薄，中流个儿，苗条细身，一张笑微微的脸盘儿很白净；一双杏核眼老是扑闪扑闪的，两根短辫搭在肩头上，穿着一套崭新的黑布棉衣，从敞怀的棉衣里露出玫瑰色的毛衣来。跑起来，小辫上扎的蝴蝶结儿就象活蝴蝶一样飞舞起来。

牟维成被龚提文追得无处躲藏，绕了一圈，又跑回王老石跟前。王老石的肩膀突然被人捺住了，他习惯地一挺胸，然后扭头看看，见是牟维成，有些愠怒地说：

“你怎么象猴子，没有一点老实的时候？”

牟维成不正面回答，反唇一击说：“我试量下你的臂力，看还有没有当年那股闯劲了。”

“试量的结果怎么样？”龚学师有兴趣地问。

“不熊气。挺起象根柱，横下象道梁，钉是钉，铆是铆，还是当年那个王老石。”

“我不是影人子，你别在这儿吹拉弹唱出我的洋相喽。”

快拿起东西，我们出站呵。”

“王书记，我说的是实话。你要没两下子，我还不跟你来呢。”

“哪是为啥？”有人问。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牟维成回答。

邹向群看这个小伙子谈笑风生，煞是可爱。随口问王老石：

“这个小嘎是谁家的孩子？”

牟维成用白眼仁膘膘邹向群，小鼻子往上一翘，说：

“蚂蚱虽小，也能咬棵草。”

牟维成的父亲牟德纯看他这样无礼貌，狠狠瞪了他一眼，说：

“你和谁说话呢？没大没小的。快给邹书记施个礼。”

电焊工牟维成年岁不大，名声却不小。在公司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是个“小调皮鬼”。说话总是带刺。可干起活来却象小老虎一样勇猛。他遵照父亲的吩咐，大弯着腰，施了一个九十度大礼，说：

“邹书记，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和一般大小的青年人称兄道弟了。再说我小，我就跟你抡拳头了。”

牟维成一席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在笑声中，额尔敦巴图走出车厢。他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工地主任蒋凤鸣施了个军礼，说：

“报告，车厢里已清查完毕，没有遗留下一件物品。”

“好。全体集合。”

蒋凤鸣把全体施工人员集合起来，瞧瞧这个，望望那个，那份严肃的神情，就象一位将军在出征的战士中间穿过。检查

完了整个队伍走到邹向群跟前，和邹向群一面握手，一面说：

“我们工地来了一百单八将，集合完毕，请你作指示。”

“没有指示，请大家上车，到住处休息。”邹向群说完，头一个跳上卡车，伸出双手，往车上拉人。不大一会儿，三台汽车上齐刷刷地站满人。汽车开动了。

陈钢揪着喇叭，穿过大街，走过小卷，在一座三层楼的门前停下了。邹书记又是第一个跳下车，打开车箱板，又一个一个地把大家扶下车。然后拎着龚学师的小木箱子领着龚学师往办公楼里走。

蒋凤鸣不摸底细，找到陈钢问：“你不往招待所开，把大队人马拉到办公室干什么？”

陈钢脸上有难色，咽了口唾液，说：

“蒋主任，实不相瞒，找不到招待所。”

“旅店呢？”蒋凤鸣有些不满意，斥责的说：“你这个打前站的，怎么搞的，连个住处都找不到。”

“蒋主任，现在各个旅馆里住满了山西、宁夏、甘肃、江苏……来的人。他们听说红泉要大建设，不远千里都跑来了，要参加红钢的建设。”

王老石面色庄重，神态严肃，两只发亮的眼睛迸发出闪亮的火花，坦率地、诚挚地和蒋凤鸣说：

“蒋主任，不要责怪陈钢，也不要麻烦公司，我们直接去工地好不好？”

“王书记，目前工地一无所有，大队人马开进去可咋办？”陈钢说完话，脸上的愁云越来越阴沉。

王老石和陈钢是一棵藤上的苦瓜，俩人在一个锅里舀粥

喝，彼此是摸心的。他觉得一下车，陈钢就告诉他有困难，非同小可。王老石平静的脸上略微有些紧张。可是在困难面前，畏缩不前，又怎么能克服困难呢？猛然间，想起了什么，用拳头敲了下自己的胸口，精神振奋地说：

“老陈，我看呐，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住不进工地，难，住进去就不难了嘛。”

“对，是这个理。”

王老石和蒋凤鸣商议妥当，径直朝办公楼走去。一进党委书记办公室，看见邹向群正往行军床上放被子呢。两个人心里油然升起一团火，热呼呼的。党委书记把办公室都腾出来了，他怎么办公呀。王老石激动地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叫着党委书记的名字，说：

“向群同志，我们不想打搅领导机关，影响工作，马上想开进工地。”

“不行。大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旅途劳累，不休息不行。”

“我们今天在这儿休息了，明天不是还得搬进工地吗？莫如一竿子插到底，省得影响公司的工作。”王老石态度非常坚决。

“邹书记，时间紧迫，你就放行吧。”蒋凤鸣也说。

“不管时间怎么紧迫，也得劳逸结合。”邹向群解释着说。

蒋凤鸣两只灵慧的凤目中，泛出明亮的光彩，一双浓眉在爽朗的笑声中微微抖动着，说：

“邹书记，你把我们千里之外调到这儿干什么？”

“打头阵。”